容齋文鈔

容臺文抄續刻目錄

記　一
序　六
傳　四
墓表　三
墓誌銘　三
題跋　四
尺牘　十七

容齋文鈔卷九

絳上茹綸常文靜

王君敬亭傳

余友素亭之兄敬亭孝於親友於弟信於朋友慷慨倜儻有古烈士風乃生而司徒未獲揚其行歿而太史不能舉其名其猶子會圖恐其久而湮沒弗彰也以傳屬余余以素亭故閒嘗獲交於君不敢以老懶辭爰爲之傳曰君姓王氏名書晟字箴六別字敬亭系出太原遠祖遷居介休父石甫公以名諸生舉賢良方正授州佐補山東廣儲庫大

使擢經歷大憲咸器重之生二子君其長也幼即岐嶷善讀書學爲場屋文兼嫻弧矢時應童子試者多文武兩試君以急於隨侍東省文戰不利旋應武試獲儁然非其志也每於署中偕弟研讀經史至丙夜不輟佐石甫公布署公私諸務無不悉當暇時更練習技勇講肄韜略曰吾業爲武生倘他日得爲國家干城亦自可表見於世詎敢曠吾職乎既而弟紫亭復入邑庠有聲藝林於是山左右賢士大夫無不嘖曰元方季方古稱二難殆不是過也石甫公可爲有子矣君居東最久及石甫

公致仕歸里歿後仍以淸俸之餘小權子母於濟
南之雒口者十餘年年五十九考終牖下嗚呼君
資兼文武鬚髯如戟操齊語見者不知其介人也
與弟皆工書得二王法而君書更秀出緣不喜爲
人書故書名稍遜於弟余嘗概其生平謂素亭則
矜愼名節規行矩步固無忝儒風而君則襟期湖
海鶴峙鸞停尤獨饒豪氣蓋皆上能承石甫公之
庭訓而下能以淸白貽之子孫者也君四女一子
子早逝遺命以會圖之子爲子嗣

論曰自有明迄　本朝士非登甲乙科者雖有瑰

材與行率無從沾一命歷仕途若石甫公之遭逢曠典抑何幸歟而君兄弟名父之子抱匡濟之略皆屢躓棘闈賫志以殁惜哉

李母蔣淑人傳

淑人姓蔣氏介休人州同知桂緗公女也母燕氏其本生父贈武略騎尉蘭紐公母李氏禰祿中堂淑愛其穎異門繼爲女視之如掌上珍及長依依膝下孝微備至事兩重父母皆得其懽心與諸兄弟敦睦無稍嫌年十六歸同邑勤修李君兩姓皆望族家門鼎盛一時禮儀華縟百輛雍容而新婦之才淑又播在人口於是親黨中無不歎羨之而淑人履豐如約虔事舅姑克相夫子有雞鳴戒旦之風迨舅姑即世時李君已以武生援例　援武

翼大夫候選游擊嵩交遊馳騁自豪靡費無度家漸中落淑人愀然曰茲不早圖將墜祖父之遺基而貽子孫以窮餓已乃力勸武翼君以城中大宅暫典他姓獲貲權子母徙居南村張姓之別墅親操家政課卒婢僕如是者十年將贖還舊居而武翼君殁淑人慟曰吾勸吾夫鄉居而使之不能生還祖宅是吾貽吾夫以遺憾也吾何以見吾夫於地下哉亟卜兆營塋戒子曰爾居苫塊中不宜他顧一切事務悉淑人主裁之而奢儉適中人皆稱其才能雖鬚眉有弗逮也諸孫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慟靡

涯不數月疾作於睽吾聞子姪輩百計延醫卒至不起昔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初十日也年五十有八或曰淑人使才近嗇用財近商未免過耗心計不臻耆耋或是之故余曰不然武閬君有女兄家式微殁遺一女淑人迎歸於家撫育無異已出遣嫁之日妝資過倍厥後猶時時周䘏之即此一端謂嗇於財者而能若是乎一婿候選布政司經歷女三孫男女六以武閬君貤 誥封淑人嘉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時將祔葬於武閬君之壙其子乞余爲傳余曰婦人非奇節異行難於立傳

既而思之劉向列女傳標其目爲八其中如母儀如賢明如仁智以淑人較之綢繆未雨砥柱中流其幹濟之才兼惠施之德教子成立置李氏於磐石之安亦庶幾無愧於古媛矣故不辭而爲之傳其他見武君墓誌中茲不多贅云

贊曰易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若淑人又疑於有成而有終洵不謬矣其豈尋常巾幗所能及哉

關帝廟春秋樓碑記

天下事莫難於謀始而尤莫難於圖終因往往然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爲山而虧一簣掘井而不及泉是又旁觀者之所嘆惜而當局者之所不能逃其責者也若夫蹉跎年歲時與情遷屢作屢輟而卒抵於成者此其間殆有天焉非盡人之所能爲也介邑關帝廟創建於邑侯汪公本直繼成於徐公大綸規模略備而工鉅費繁峻後之春秋樓及坊表兩廊禦碣戚缺焉歷年既久貲用弗給僧負鎭縣董其事諸君或鄉居或宦遊或物故即在者

亦憚於無米之炊退諉不前乎與李君日瞽每扼腕廢心以爲靡費金錢無算而未克竣事以五行生剋論之且不符於星家言恐不爲邑中福則誰歉其咎其負疚於神明飲望於士庶爲何如耶自丁未迄丙辰十年中擬工者二載始得朱君廷英慨捐五百金仍募得施千金而不願列名者一人於是始復鳩工庀材予以衰老雖不諳興作以其事專委之李君而王君衛宇佐之李性本撣懽以前殿體製閎壯其後不宜小就建樓五楹廊六間豎坊立碑累堵崇增黝堊丹漆金碧輝煌頗稱偉

覿而費早告匱因與李君更謀之同志諸君亦皆樂助且有不期而至者復得千餘金不足則益以邑侯祝公德全城工捐而未輸之三百餘金嗣後任徐公希高催致補葺之始粗獲告竣自丙辰迄今癸亥又將八年可不謂難與此固人事之經營必有藉而成而要非 聖帝之威靈不遠是也乎故曰此其間殆有天焉非盡人之所能爲也然宋君慷慨倡首之功達人好善不名之義與夫李君任事之勞王君將伯之助皆不可沒也李君屬予爲記予不敢以荒陋辭其捐募諸君姓氏則於碑

險志之舉舊例也於戲初建之緣起續修之規制已具見汪徐二公記中落成後又得蔡公敷續記之亦可謂詳且盡矣雖然其中之降心籌度勉力艱虞神竪難憑人言可畏則不獨三公所不悉即予身歷其事者亦安能悉晰書之哉茲於春秋樓記中略引其端緒使後之覽者或將因予文而得徵其軼事云

梅崖刺史遺集序

近世之論詩者每有南北之分譽之則謂南多風雅北多雄健訾之則謂南多卑靡北多傖父以故蔣清容太史曰北學嘔吟拗字多名家聲律盡傳訛趙館山宮詹則又曰詩家用字最忌鄉音今吳越之士每笑北人多尖黏而鄉音之失南中尤甚然此皆為詩之未至者言之也若其已至則譬如適京師者或由閩粵或由川陝或由山左右或水資舟楫或陸假輪蹄雖取途不一而及其所至則同也豈謂國風必勝於小雅而車鄰駟鐵之篇盡

遜於尧天葛草之什哉無論　國初如南施北宋北王南朱聲譽相頡頏即梅村秋岳迦陵初白與吾晉之說嚴逝洋諸生諸前輩亦只伯仲之間耳間嘗論之漢魏六朝如蘇李曹劉潘張左束陶謝鮑庾唐如李杜高岑王孟韓柳元白溫李以至郊島饑寒賀仝詭怪體製各殊門徑錯出而究之異派同源各極其勝則亦同歸於是而已梅蝶先生北方之學者也以名孝廉仕至滄州刺史性嗜酒愛菊尤喜爲詩詼諧塊兀差務多繁弗輟也淡泊自甘不名一錢其訓子有句云此生未必饑寒死

不把金錢累子孫其清節可想已惜年未及艾歿於官喪歸至今貧猶未葬然先生宦橐雖貧而詩甚富多至數千篇其嗣君織設帳於介介友人問序於余且乞論定焉余展讀之下見其格老氣蒼直村胸臆洵無戾於古作者爲選存其半而歸之曰昔者吾友新安呂寸田嘗謂我輩著作倘出而問世寧使人恨其少毋使人厭其多余甚韙其言且少則易於流布多則剞劂維艱子繕錄而謹藏之他日行世余庶可告無罪於先生矣先生郭氏諱　號梅崖晉之陽城人也午亭相國世居於是

其子姓率能詩與雁門諸馮相埒流風餘韻迄今猶存先生其後先輝映數近見山右詩存有陽城四詩人詩魄力閎肆文采葩流亦何濩澤之多才也是又可踵先生之後塵而衍午亭之詩教於無旣奚於巖有志之士其自命必不凡近博學深造力爭上流不朽之業直自操之而何有於地哉故論詩而以南北為左右袒者其皆門戶方隅之見也夫

邑侯虞堂明府壽序

漢世嚴重循吏如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之儔易俗移風政平訟理輒以璽書褒勉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唐宋而下漸不古若至明則行取內用或擢部曹臺諫以故大吏未敢蔑視 國初猶沿明例後罷之而邑令非有異等之績雖治理足稱者亦不能邀不次之擢此則時勢為之也然在竭忠報國之士循分盡職發抒其濟物安民之志以仰酬
天子高厚之恩殊不以官階之崇卑為意也余於君邑

侯廣堂明府見之矣侯蔡氏為吳興巨族科第蟬聯門才炳耀登龍首而躋膴仕者踵趾已亥歲侯捷秋闈由京師教授者十餘載筮仕為河津令河津古龍門地文中子薛文清之流風遺韻未盡澌滅侯優游卧理廣求民瘼振興文教其善政未能悉數也既而調繁介休介固劇邑非强毅幹濟之才不能治而侯淡泊寧靜不務為赫赫名仁以居心慎以莅事訟免無妄之牽連差省羨餘之需索不侵暴以為威不鍛鍊以為巧使富民陰受其福而不知貧民各安其業而無擾課率書院生徒觀

核其低昂而資給之與河津無異至於引年尚齒
崇獎風雅尤孜孜不倦雖以余之庸才末學且嘗
饋藥以扶衰致餼以養老其禮賢下士之誠爲何
如耶於戲率仁心以厚民風本經術以飭吏治此
眞可無愧於古之循吏歟玥大憲重侯清愼三年
中一則督糧陝省再則攝篆戈城介之紳士商民
喜侯之重來而惟恐其遽登薦剡以去也僉謀所
以娛侯者曰侯自蒞任以來會未知嶽降之辰今
歲春秋適屆五十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以今
準古當亦

聖朝所不禁也而且閻侯向憂乏嗣昨冬始生一子恰逢週歲晬盤兆提印之祥海屋添籌之慶是豈可無一言以爲侯壽哉因乞余言爲壽余義不可辭而遜怒未敢蓋以侯之才學皴膽尤工詩古文辭命余爲序是猶錫簫猶鼓邀倫噴之聽里嫗鄙姑企施嬙之盻也寧不惡乎雖然以衰朽荒蕪之詞當吉甫之頌清風天保之歌南山則誠不能而但藉以爲侯侑一觴焉則庶乎可矣

景文明六十壽序

昔太史公爲游俠立傳稱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又稱其遜遜有退讓君子之風於朱家劇孟之流三致意焉杜工部過郭代公故宅詩云豪傑初未遇其跡或脫略及放意何自若豈伊常情度等語余每讀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蓋慷慨節烈之士史冊所載固代不乏人而閭巷之俠輕財好義爲族黨所矜式爲顚連所倚賴則亦有足多者焉如景君文明殆其人歟君幼失怙其母余之從堂姑也少余數歲每隨母

歸寧余數數見之喜其丰神秀澈倜儻不凡弱冠後以子身支柱門戶不暇治舉子業援例入成均君居既去城廿餘里余復遭家多故恒歷歲不相見即見亦匆匆不獲傾談然聞其意氣豪邁濟困扶危尤喜為人排難解紛不畏豪強縱涉累無悔余每虞其搆嫌怨仇睚眦任俠自喜遺母氏憂迨母氏見背君已年幾強仕雖詩有鉽塒之戒而易古不堅之亨余於是猶慨而乃益用其勵行砥名崇修善事逾於曩昔村有古廟若為存貯倉穀之所年久傾圮公私兩便君慨然倡率修葺之更

爲增修殿茶亭諸處近歲聖母祠災君復首捐重貲鳩工庀材不辭勞瘁閱二載始竣其急公尚義如此至於重修家譜創建宗祠費至二千餘金而族中人捐貲僅十之一二或以爲過少何不並此任之君曰吾之爲是祇期報本以妥先靈耳其誰非祖宗之子孫而吾敢以獨力成也貲之多寡安足校哉更籌置祭田若干畝瑩兄士秀庚辰進士曾爲浙江西安縣令寄籍龍門無子擇繼君郎以次子武生升泰嗣之無難色其敬祖睦族又如此余於是大慰謂吾始爲有子也於嚴雄才大畧一

代偉人君固未敢望郭代公而以視朱家劇孟則君其醇而無其疵其亦可以弭人言而邀天眷也已今歲庚申季春君齒屆六旬親友咸謀製錦爲序言於余余稔知君且欽君之高誼不欲以世俗浮諛之詞爲君壽因略述五十餘年之梗槩以侑一觴君夫君懷易感尚變閭[illegible]其名難括須效曉節兩人於此又當交相勉焉

張太恭人八旬壽序

古有閭史掌鄉俗之治歲終月會以獻天子有惇史乞言養老有善則記之又有彤史氏閨禮之事無不悉載以俟當其時如執筆管治鄉紛登閭阜而采卷耳遵水濱而伐條枚雖事之至庸常瑣屑亦皆歌咏而傳道之而幽閒貞靜之德隱寓乎其閒足以彰王者之化逮至後世女子之於史傳罕所紀述必有奇節異行始能垂芳者矣此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而亦可以覘末俗之厭常而喜異矣張太恭人系出名門嬪於望族逮事君舅君姑

者最久無疾言遽色雖髫齒操作先意承志得堂上歡為孝婦相夫子有雞鳴戒旦之風勤儉持家家日益隆而不改往度及中憲公得末疾時已年逾率家人侍醫藥日夕不遑寧處者幾三載為令妻至其訓廸諸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屈志老成德則可相依狎暱惡少人必受其累聖賢垂訓汝曹其念之哉晚歲尤好施予凡親族中貧乏者有求必應莫不賙恤之而卒無戾於三從之義為賢母敎其子若孫皆孝悌慈祥卑遜恆流鄉里稱善人屢舉賓以鄉劄即年甫

強仕以父喪毀悴逾數月構疾殁聞者無不惋惜之次君瑞爲農部正郎副郎君遺二子長應恒候補郡司馬次應觀年未舞象已以助餉議叙主簿蘭桂盈堦家門闓盛初以中憲公貤封恭人繼以子農部君貤封太恭人年屆耄耋神明益茂天之所以報太恭人者厚矣而太恭人之積德行仁亦概可知矣聞嘗論之家運之興衰感召率由婦道爲樞機貧賤之家交謫無聞匱乏有無即釁孽易著富貴之家怯侈易生或谿刻兆變或暴殄甚災或褻焉致悔此皆有無晨之戒而易壼不節之嗟

也若太恭人之秉性淳良飭躬質樸絕無晚近奢靡之習可不謂難歟是眞不愧於古之賢媛矣今歲八月八旬初度農部君集中朝公卿大夫以及同鄉之列仕籍者爲頌祝之詞遙寄太恭人爲壽而長孫司馬復合鄉里中爲鄉先生爲紳之輩而乞言於余余與張氏四世交情百年鄉好因稔知太恭人者不敢以荒老辭因以平昔之所見見聞聞者約略言之太恭人備著其賢直而爲之進一觴耶

奉政大夫張君墓誌銘

君卒於嘉慶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距生於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年五十有四諸孤將以卒之年八月二十九日啟元配李宜人柩合葬於常樂村祖塋之次其弟宗節君以狀來乞銘君諱企艮字敬房號懋軒姓張氏其先爲隴西人自遠祖諱顯者始遷汾之介休高祖奇士曾祖龍瀛祖呈錦三世俱 贈中憲大夫父諱煐布政使司理問歷封中憲大夫丈夫子四而君爲長賦性淳樸由家塾後以父命與挾計然策者遊人恐其習於驕侈

類於五陵年少也而君不設城府謙以自牧出入意表然終不屑爲卿取俯拾計久而謝去援例有政使司經歷加三級　授奉政大夫以封公不耐酬應繁劇遂絕意仕進以承歡堂上爲已任於是鄉黨皆以君淳厚質直眾下澤車驅款段馬稱善人斯已矣而不知君之大過人者固爲一曰孝於親也嘉慶丙辰封公赴千叟宴千里趨侍朝夕罔懈冰雪冱寒雖夙有腳疾不自惜也辛酉封公幾疾晝夜侍醫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時君年已逾艾覺以是致疾又以瘡疹時不能執親喪爲恨而辛

以身殉悲夫一曰孝事繼母也前母宋恭人無出君爲范恭人出而早年失恃奉粱恭人僅十數年獨事繼妣楊太君逾三十載婉言愉色逾於所生病侍牀第殁親苦塊人以爲難一曰友於諸弟也君與諸弟異母而言聽計從怡怡者終身無忤如辦理親喪事務悉聽諸弟舉不與聞此可知已一曰慷慨好施也如邑中浚河繕城建祠諸公事及輸軍餉二萬金戚黨中以緩急告者雖皆封公主之而君恒慫恿之弗少吝於戲君之行誼若是而僅以渾厚質直目之殆未足以盡君也君元配李

宜人州同知諱瑞女繼配朱宜人太學生諱禮女子四季出者二朱出者二長淸諭卒次淸詰鑾儀衛經歷軍功加二級紀錄二次候補光祿寺署正次淸諮卒次淸謨女五孫男二淸詰出長嗣淸諭乎與君家世爲姻好乎以衰老君復偸出頗疏過從然情好無間有事未嘗不與聞也不敢以荒陋辭因按狀並掇拾誥所聞見者誌而銘之銘曰

張仲孝友人所宗君復誕生繼乃翁年甫逾艾胡考終佳城鬱鬱馬鬛封聳施後世垂不朽猗誰銘之日漫叟

鎭江府通守李曉園先生六十壽序

昔孔子以樂山樂水動靜屬之知仁而又申之曰知者樂仁者壽似乎知仁之體用各殊取效亦異判然兩途而不相入也然考之古人近稽之目前知者未嘗不壽仁者未嘗不樂而後知聖人亦只就其性情學力之大凡言之非謂其異派必不同源而不可相提而共論也是說也予於吾友曉園李君見之矣君明貺望族累葉華膴生而穎異涉歷詩古文辭無不窺其堂奧只以羸弱善病遂援例需次通守僑寓都門爾車從喜交遊一時

酒榭歌樓稱極盛焉既而旋里築南村別墅花竹繽紛松藤翳蔚凡邑中耆舊及四方遊客仕宦過介者無不延接又與子薛聯友聲詩社觴詠幾無虛日及半刺鎮江甫週歲即告歸知止不殆知足不辱非知者而能若是哉未幾病良已適興琴書娛情博奕尤平易近人人以是亦多狎近之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北海之豪洵非虛語且接物靡形喜慍論事動中機宜扶危拯溺排難解紛親友間並皆倚重是又幾於太邱道廣矣若夫武廟之克扺於成家廟之倡謀於始非君亦濟繕城濬

河之役長吏率敢請爲士民領袖非君弗任其不避勞怨利人濟物爲何如至於賑貧恤乏尚義輕財有求必應陰行其德尤更僕難數也謂爲仁者殆庶幾焉余嘗以君竭志勞神多言喜動不自顧惜規之曰攝生之道當不如是君曰猿狙之性動而彌壽乎樂此不疲也迄今君年屆六旬而耳目聰明精力不衰是蓋仁之體而知之用也其樂與壽不將日引月長而相衍於無旣乎余以食少事繁爲慮者亦淺之乎測君矣於戲君之知或流於權術君之仁或隣於姑息縱未能悉合聖賢中庸

之道而視晚近貪鄙之夫虛澆之俗何啻霄壤耶君與予早歲訂交稱莫逆者數十年如一日知君固莫余若故於介壽之期約略其立身涉世之大端而質言之以侑一觴焉

奉直大夫晉贈昭武都尉李公墓表　代

公歿於乾隆庚子葬於辛亥迨嘉慶九年甲子又十四年矣嘗購行狀墓銘無從備而諸嗣君先生復寓書京邸命予爲墓上之辭亦何孝思無已也予生也晚未能親炙公而予荆人爲公之外孫女故稔知公之家世行誼不敢以貧陋辭公姓李氏諱廷棟字補宸號變齋世居介休之西靳屯曾祖爾才祖寶珍　誥贈武翼大夫父寶　覃恩貤贈奉直大夫雲南路南州知州晉贈武翼大夫軍功議敘即用州同知母梁氏郭氏俱贈淑人郭生四

子公其長也稟性孝友賦質淳良貞以持已和以待人兄弟間雖一錢尺帛不以自私一切恣睢貪刻之念不生於心俚俗嬉笑之詞不出諸口以是宗族鄉黨無不稱道而矜式之武翼公喜其誠朴欲專以家事委之而公讓於諸弟甚辭以為才識愚暗閱歷未深恐析薪不克負荷致墮先業然侍寢侍膳色養備至孺慕終身其孝於親友於弟如此迨武翼公捐館與諸弟析箸後始親諸務淡泊自甘勤儉自勵絕奢靡之習無聲色之娛間有以公孫衍被擬之者弗恤也惟於延師課子不惜重

賞厥後諸子姓皆有聲鄉士間少子慶貢以例授
醫師儒之官將膺民社之寄人以爲非公義方之
訓不至此也且予聞之公少好讀書手不釋卷凡
六經史傳理學諸書無不研究而頗不喜爲場屋
之文年已逾壯猶類首就童子試雖一衿未青而
誦讀弗輟見篤學博聞之士每折節下之友朋中
或勸之曰君家素豐裕衆例可致身青雲曳金紫
直且暮事奚自苦爲公置不顧曰人各有志吾從
吾所好耳後勉入成均非其志也夙嗜好奕一日
偶客至未及酬應而客去公慨且悔曰吾不願賭

取宣城太守而何璇效謝公之爲乎遂終身不再
娶由此觀之即小見大而抑公之飭躬厲行志氣
專一有非萍浮蓬逐轉移隨俗之流所可同年而
語矣公生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卒於乾
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年六十有八以乾隆
五十六年二月初一日葬於西衖之興發塬以次
子階 貤中憲大夫以三子階 晉贈昭武都尉
配任氏贈宜人 晉贈恭人繼張氏改繼岳氏子
男四長文灼太學生 覃恩貤贈登仕佐郎國子
監典籍娶宋氏卒任出次文熠 授奉直大夫布

政使司經歷加二級娶張氏繼張氏三女煌 昭
武都尉侯選都司娶梁氏繼任氏又繼梁氏四自
山候補知縣前署壽陽縣儒學教諭國子監典籍
娶張氏張出女二長適太學生喬元勳任出次適
附貢生張佩張出孫男七祿祥禧祥禕祥俱太學
生次灼出自森守禦所千總自芳次焜出自全次
煌出自雅自山出孫女八曾孫男三曾孫女五元
孫男二元孫女一

朝議大夫太學生李公墓表 代

嘗攬觀史冊凡建功立業之士必具強毅之力堅忍之志忼直之氣死生以之歷艱難困苦而後能肩大任集鉅務孟子曰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皆是之謂也予嘗聞鄉李公之行狀而不禁有深慨焉公諱廷瑛字元寀號三臺世居介休之西斯村曾祖爾才祖賓珍 贈武翼大夫父寶 覃恩貤贈奉直大夫璺南路南州知州晉贈武翼大夫覃功議敘即用州同知母梁氏郭氏俱贈淑人郭生四子公行三少即穎異不苟

言笑況毅有志晝年十八家有商業在荆之石首董事者不稱職武與公命公視之公慨然曰大丈夫不能携三寸管提三尺劍圖國牧民亦當用計然策起家彼陶朱猗頓何人哉至商所周詢利弊若燭照數計一切振作動中機宜不數載居積日贏雖老於貨殖者莫不如也念父齒邁爲身後計隻身走蜀中繼幽陟險市美材以歸家人戚憫其勞而公欲然也將復赴荆以河東鹺務不果時鹺商甚困大吏檄士庶之豐於財者分泒地方給引科額得豫之泚池陝之白水晉之屯留及蔚安鎮

是時公父及諸昆弟以鮮澤鹽產不給雖傾家尚恐斷續舉室危之公居屯留悉心籌度分道組商他適無稍貽悞然積年耗費甚鉅漸以不支請於當事力辭滬池白水至再三幾獲重譴幸而獲免第當其時威之以叱喝怵之以刑章旁觀者皆股慄而公志適定氣適壯力適強卒以濟事是豈孱常肩衆柔脆紈褲之子所能幾及者哉迨公父母之歿俱以商務先後不能視含殮抱恨終天哀毀數絕而且經營於外十餘載出則吪呫傷心歸則事孳愴目精力交瘁遂以身殉嗚呼公為家計不

爲身計身則殞而家得無傾公計之審矣藉是慰父母在天之靈免昆弟子姪瓚璧之患於家於國兩皆無負所全者大觀古烈士何多讓焉公亦可以含笑於九泉也已夫死生亦大矣死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公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必有能辨之者矣公負百折不回之志理繁治劇之才使之歷朝涖職必有可觀而奈何使之以商始以商終鬱鬱以殘其生耶悲夫公生於康熙六十年六月初五日卒於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三太學生　贈朝議大夫以乾隆五十六年

二月初一日葬於邨祖塋之次配秦氏州同知繼

園女繼溫氏州同知詩女先公卒俱　贈恭人又

繼梁氏太學生蘉濬女後公十七年卒子男二長

文炯即用衛守備娶梁氏次文爓朝議大夫州同

知加四級娶秦氏繼何氏荊氏女三長適汾陽縣

貢生張終譽次適太學生梁耀俱繼出三適王益

齡梁出孫男三自華自　自　文炯出孫女二文

炯出者一文爓出者一俱幼予家於靈石之兩渡

去介邑僅數十里以故親友之在介者居多予於

公未識面而公之猶子白山與予數會於春明茲

於嘉慶九年甲子孟夏寓書請表公墓去公之墓已十四年矣予既悲公之志而且欲以告諸後來篤行有守之君子云

綿上茹綸常文靜

處士宋公墓表

公姓宋氏諱瑯字名士號崇德先世本泰人遷汾之介休居南鄉耕讀起家族漸大因名曰宋家庄曾祖春　貤贈文林郎祖國仁　封文林郎湖南衡山縣知縣因村僻鮮師友之資與弟　封修職郎國禮徙居城中世父奇傑以順治丙戌　恩科舉於鄉巳丑成進士爲衡山令從世父奇功康熙壬子科副貢任潞安府長子縣儒學教諭父奇儒

邑庠生生子三公其季也無出以伯兄之子士採爲子元配高氏繼張氏其生卒歲月具壙石以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其孫紹璟葬其祖母暨其父始從祖塋遷公之柩葬於新阡又二十五年因公之子婦節孝王孺人膺綽楔之旌紹璟乞予表公之墓而又重以予友魯君心齋太守之囑魯君融一太學之請弟公歸道山已久言行無可考據不獨其孫不能記憶卽二君年皆六旬外亦辨從邦之予始未敢遽許既而思之三代以上抱道懷仁名没而不彰者比比矣如長沮桀溺荷蕢接

與樂正裘牧仲之倫皆是也然此猶見於孔孟之書而不能附見者何限也況乎秦漢以下之士身不顯於朝事不見於史幾等於草亡木卒此聖人所以有疾沒世而名不稱之嘆而歐陽公所以有自古材賢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之論也雖然攷幽燕之徃蹟弔汴鄴之遺墟涉臺駘之澤登管涔之山至於介推之田林宗之墓潞公之里則予桑梓釣遊也間且接吳楚之嶠人訪齊秦之佰客其碩彥名賢載在史册者無論已乃亦有名重

於鄉邑即田夫野老皆能舉其姓氏而問其行事
則多謝不知是可知雖未嘗立功立言而席珍衡
門亦幾與立德者並垂於不朽也如公沐詩書之
世澤自覩閥閱之淸門縱使事跡無徵百餘年猶隱
然在人口耳間是可爲之表矣是可慰貂璫纓武
之孝思而且藉以覆之二君二君知予者或以爲
闡幽顯隱猶有前輩典型自他人視之其不以劉
乂諛墓中人之誚誚予者幾何哉

節孝王孺人傳

孺人王氏汾之介休人處士福慧之女太學生宋士琛之繼妻儒士紹璟之母也年十七而嫁二十七而寡六十七而其子狀其母壼行告諸鄉黨請於有司大憲得以　上聞詔祠坊如例即以是年卒卒又二年而乞予爲傳予時以憂歸凡哀予者咸賛賛孺人之節孝不置曰善事孀姑也貧能養志日夜勤針黹以營甘旨而自厭糠粃數十年如一日及姑老病坐卧牀蓐中飲食起居下抆擦濯滲溺之役無不親之無怨言亦無怠色姑年九十

餘始殁疾革時泣而與訣曰汝之事吾即孝子不
能過吾無以報汝願汝之婦事汝亦如汝之事吾
則吾可稍慰於九泉矣曰克相夫子也鷄鳴戒旦
黽勉有無長子殤次子甫週晬而夫遘染沉痾杯
水暈藥不離左右每夜則焚香祈禱願以身代卒
則誓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屢曰姑涕泗諭之曰
新婦忍垂白之姑餓塡溝壑待哺之兒失所倚依
使朱氏一綫之存危如朝露得延嗣續惟汝是賴
汝可不深省之乎於是始勉進蔬粥服闋後有以
家貧子幼勸其再醮者嬬入語人曰栢舟之操夙

所天也未亡人復非自髮與親孤已早從夫於地下矣彼謀謀者何爲哉曰義力教子也孺人撫育幼子提携襁褓艱苦備嘗稍長無力延師使就里塾少有偷惰即嚴加呵責曰吾閨門不顧汝登科第但知書守禮能奉養大母繼繩爾祖父家聲足矣迄今紹瓔立品端方居心廉謹與人交尤重然諾雖賈而恂恂有士風皆孺人之教也其後家稍裕遇親隣貧乏者恒命子贍恤之曰吾非以市恩也吾覩其困苦顛連同吾饑曰不禁有感而弗忍於心也其推已及人之仁又如此予聞之瞿然

曰鄉評如是是可徵其子之言非誣矣予雖去史館其敢不闡吾邑閨閣之遺徽彰　國家名教之盛典以埀永久哉故不辭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舊史氏曰予嘗考之詩以節著者止一共姜稽之春秋以節著者止一紀伯姬劉向列女傳標其目曰母儀曰賢明曰仁智曰貞順曰節義曰辯通曰孽嬖以爲鑒戒亦不專一操也是可知婦道以婉娩順從爲職非必奇行著節而後有聞於世而見錄於青史氏也然自內則嚴飭女誡[illegible][illegible]閫閣[illegible]讚鵠之歌衛敬瑜妻孤燕之咏世變日[illegible]且不多見

烈婦儋荆布之廹於幣儀號舉者乎魏隋而降史
家文多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蓋晚近之情忽
庸行而尚矯激國制所褒志乘所載與夫里巷所
稱道流俗所震驚以至危至苦爲難故其傳遠而
事尤著至明興則更制爲規條大者賜祠祀次亦
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里閭　本朝亦延明制而
尤加以寬厚凡孝行可稱守節逾三十載者率准
給祠坊勵廉恥而敦名節其意至深且遠也雖其
閭閻有弗稱而善善從長論者不苛也若孺人之
含冰茹蘖百折不回存身奉姑教子所關於宗氏

宗祏甚重與舍生殉義者何異焉斯誠無愧於古
賢媛矣彼夫聞孺人之風者尚溯其淑德懿行而
興起於節孝也歟

資政大夫愼菴張君墓誌銘

修短稟於天樹立操於已惰惡者無論矣彼膺祿食鄙生無一節之可稱死無片善之堪紀此其人雖壽躋耄期亦與草亡木卒等耳何足重哉若夫篤於孝友睦於里黨飭躬勵行雖不永年而聞者莫不咨嗟而稱道之此吾於世講愼菴張君有深悼焉君諱滿興字樾五號愼菴先世自隴西遷介休曾王父呈錦登仕郎贈文林郎王父燁太學生單功議叙主簿以子職贈朝議大夫以次孫貴覃恩贈中憲大夫晉贈資政大夫父企栻布政司

理問加級授朝議大夫以次子貴　覃恩贈中憲大夫晉贈資政大夫母粲封夫人有壼德年垂八旬生二子君其長也生而恬靜純孝氣度如成人最為父亦敬公所鍾愛稍長就家塾與弟同學友愛備至惟於學課則競先不讓君日誦千言弟弗之及為文則略遜於弟因是尤晝夜攻苦不輟禀素弱遂致病幾殆父戒曰汝志强而體孱心細而量狹欲効力　皇途尚可別圖但無以功名身外之物貽父母憂也厥後學界大辟食餼君以例入太學肯捐中書科中書然亦從公性厭煩劇不意

葬居狂簡曉巖黎叔祖門謝客凡邑中公事及里
社周旋鄰鄉廢舉悉屬之君而君酬應得宜處事
周詳剛毅惇德尤與人交最重然諾以故人皆器重
之叔祖樸菴公以兩門公務每托君籌辦邑侯汪
公建武廟及考所公館皆延君爲領袖君之父執
如沈息園李曉園及予同事數載無不嘉其老成
持重而與其父爲有子也詎意廟工未竣亦敬公
忽感末疾君蒼徨侍側衣不解帶者屢月後稍愈
疾未能痊可復與弟更番夜侍湯藥者幾三載及
罹大故以積勞擗踊哀毀彌甚予每過唁曰

生事死葬孝之大者子生事之禮盡而死葬之禮未盡也矧堂上白頭之母膝下黃口之兒皆子之責乎其勉之乃殮畢未數月聞君染時疫予曰殆哉精悴神傷豈能支乎數日遽逝嗚呼憤痛其死於孝耶其死於病耶抑不幸而予言之中耶使斯人年甫逾強仕而賚志以殁亦何天奪之速耶識君始終樁蔭之下雖小有設施卒未獲抒其胸臆自恃年力而未奮跡雲霄以俗情論生於富貴之家席豐履盛而弗克享妻孥[illegible]日之養其勝於終喪者幾何哉嗚呼一棺戢身萬事都捐是誠可悲

也已君生於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年四十有三吏部候選員外郎以子瓏贈奉政大夫以弟官貤贈資政大夫配李氏封夫人子二應恒奉政大夫候選府同知娶羅氏應觀軍功議叙主簿聘李氏女四長適靈石廩貢生王惠來卒二適監生曹於麟卒三適候選同知任信四未聘孫男一　孫女一聘靳氏時應恒以承重與其叔俱丁太夫人憂將以嘉慶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太翁與太夫人柩合葬於南村　原應恒亦即於是日奉君之柩安葬祖

塋之次先妣君弟戶部君諱應宿過予甸甸請曰
兄之銘欲累先生而以營葬將歸事鉅時迫不遑
輯纂行狀求具条何予曰予與君家兩世交情百
年鄉好家風之長厚人品之端良予爛稔知固不
待狀也義無可辭因誌而銘之銘曰　易占積善
之慶詩傳張仲之賢無忝所生而何不永年人耶
天耶其去茫茫之域而歸寂居之曠耶是或可慰
君魂魄於九原嗚呼噫嘻之嘆其誰某銘君之壙
日湯叟

樸菴瑣言序

說家之書自秦漢以逮　本朝作者紛如不可枚舉余生平所閱說部不下千百種其可爲訓者固多其不可爲訓者亦復不少其可以爲訓者以之廣見聞識遺佚紀風土裨史乘垂勸誡文筆古雅自可傳之不朽其不可爲訓者揚齊諧志怪之頹波襲焚椒之穢褻踵碧雲騢之誣謟則覆瓿飽蠹之餘更宜付諸祖龍之一炬矣余表弟李子芃氏別字樸菴每自憾讀書未抵於成以家計賈於鄰下而風雨晦明不忘故業以是遇文人詞客輒折

節下之凡前賢嘉言懿行古蹟舊聞山川之名勝風俗之推移無不搜訪即數百里外舟車所至亦纂輯記之以藏篋衍所積既夥遂編為上下二卷曰樸菴瑣言又詩古文辭一卷曰鄰遊艸乙丑春携以示余且乞序曰寻少不能多讀書此編固不敢出而問世然欲附之家乘以見寻雖賈而不怠勤學積善之功以為子孫勸誡焉可也余曰子之文辭以視當世名流雅士固有不及而子之志則可尚矣余即衰老奚辭其敢忘古人與人為善之義哉是為序

承德郎江蘇鎮江府總捕通判鄉飲大賓李

君曉園墓誌銘

民生日繁風俗日獘甚至衣冠中亦以谿刻奔競為能而相習為非以肆其狡詐之術故留心世道者每抱中流砥柱之思而興老成淪亡之嘆也此吾於吾友曉園之歿而尤有深慟焉君姓李氏諱日普字惠田曉園其號也遠祖自隴西遷汾州之孝義八世祖始占籍介休義棠鎮為邑望族最後乃徙居城中曾祖汝信祖玉金贈武翼大夫父文緯州同知以子日進游擊職贈武翼大夫前妣恭

淑人無出妣侯氏生君君生而孝友有至性讀書穎悟絕倫而體弱善病未能竟學自贈公捐館哀毀骨立甚後服闋與兄析箸時從兄怡齋官吏部司務君徙依之遂遍交賢豪徵歌選勝一時稱極盛焉君元配靈石王氏中憲大夫奮志公女早卒繼配天津王氏亦官裔也有壼德結褵後歸里卜居與兄祖宅望衡對宇欲以敘天倫之樂君時年僅廿餘歲而寄懷高雅留心文史置南村別墅引水壘山蒔花藝卉古藤修竹翠柏喬松皆百餘年外物蓋園舊爲城南李氏業售於君君復擴充修

宧之曲廊幽洞疊樹池亭俱別饒韻致遂爲遐近
園林之冠凡暇方仕宦文人詞客過介者無不流
連賞讌投縞贈紵幾無虛日視金谷之豪華西園
之雅集雖有不逮而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則
實有北海風以故江湖間負一技之士莫不望門
投止君或廣爲吹噓或自爲施予使滿其欲而左
右近狎浸潤之徒無論已獨是君揮霍性成當其
幾往家漸中落而從兄許事君方以廉直有聲京
師從子韡亦登武科官侍衛乃慨然思以功名自
奮曰吾家多遊宦吾遂甘嫂屈雌伏而終老於榆

枋之下哉於是復之都門援例授江蘇鎮江府通判判官未一載廉靜自矢民皆感戴乃上憲有檄望於君者將調君別任而君適得怔忡疾告歸逾歲疾愈遂絕意仕進放懷詩酒與里中耆舊修瀛公洛社故事又聯詞壇宿彥西郊蘭谷及予並同志數人爲友聲詩社後又於予齋效西堂老人眞率會約爲爽會君之豪情逸興與雲飛亦可槩見矣然不獨此也君之高才達識見義爲實有人所不可及者如邑侯汪公之修關帝廟萬壽宮及考棚公館諸剏建君與鳳園范君與予暨諸紳

士司其事旣而以貲細中輟越數載同事諸君或村居或宦遊或病故即有在者亦皆袖手坐視予與君謀復興幸屬有機緣若春秋樓牌坊碑碣堦砌牆垣君皆親督脊飾不辭勞悴其顛末見予春秋樓碑記中嗟乎廟工歷二十餘年始克粗竣君之功爲何如耶他若修先塋祖祠里門諸務其勞費在君爲不足紀矣嘉慶二年邑侯祝公以城池頹廢謀舉工修葺延君與予予以老病固辭君復獨力任之濬城壕修城郭建城樓固門鑰嚴啟閉葢不獨肅觀瞻亦藉以備守禦也其爲闔邑之利

豈淺鮮哉至前之金川軍餉凱旋差務近之教匪不靖飢民嘯集君皆勸捐輸酌量調劑初未嘗以私意軒輊於其閒此則予之所親見而他人或未之盡信也且予鄙之君於鄉里有所推藉族黨有所屈抑必爲之白別此非長吏之深知而能若是哉五旬後博覽醫方堪輿星命種植諸書而尤究心針灸求醫者踵相繼君嘗曰吾非不憚煩直以不忍人病之一念不能自止耳六旬舉鄉飲大賓人咸以爲允嗚呼君之肆志邱園依仁遊藝意公尚義固宜獲天之佑壽躋期頤而胡遽止於斯

卯君生於乾隆十年九月十七日午時卒於嘉慶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寅時年六十有三子五長均太學生娶羅氏繼郭氏張氏次爕太學生娉王氏娶陳氏繼楊氏次淦娶楊氏繼岳氏次堦娶梁氏皆繼配王安人出次地未娉𨗇塋郭孺人出女三俱適名族孫男三俱幼孫女二未聃諸孤將以其年仲冬六日寅時奉君之柩𨗇於封贈原祖塋並以兩王安人郭孺人祔先期乞予銘予愴然曰予與君稱莫逆交者四十年矣凡山水遊蹤公私讌會花晨月夕無不共之而君獨欽重予每以畏

友日之會和予詩有棋為饒先嘗手敘詩藏篋開
每必傾之句附予集中蔡廣堂明府見之嘆曰今
之士大夫虛懷服善肯為此言者鮮矣其人必君
子也因是愈與君款予亦老昏慣舊學銷亡且畏
君十餘歲而反銘君此不獨予之所不及料而嘗
亦君之所不料者也今歲春聞君猶屢過予墓而
忽聞君病予過問訊猶出款予見其煙觀媚行[illegible]
簡殊甚予寬譬再三必送予出門外俟登肩輿始
返嗣後予屢遣兒子輩相候一日早歸言君僅[illegible]
休第已將屬纊予驚怛亟欲一再訣別而家人[illegible]

阻討爲無及且怨慟那能勝也方逡巡間而齒耗
至矣逾日過哭君又賦二詩哭之曰十年以長慚
予老廿載過存感爾頻又曰從此友聲耆舊盡老
懷更擬向誰論皆實錄也回思往事如夢如塵黃
粱易熟鶴返難期予忍銘君也歟予又安忍不銘
君也歟嗚呼慟哉予亦惟就予之所及知者序而
銘之也銘曰

仙李蟠根鳴䮾家世樂水樂山曰仁曰智龍馬精
神圖林經濟詩不求工酒惟取醉汎愛博施親賢
尚義爲官偶然何嫌一試曷歸乎來南村高企不

問生產於古無愧晚節猶鄉黨君所嘆一病弗瘳遂爾奄逝鄉里懷思久應罔置我為斯銘那禁揮涕

資政大夫候補道加四級文軒張君墓誌

銘

君諱企儼字宗節號文軒姓張氏遠祖頤自隴西遷介休高祖奇士曾祖龍瀛皆以孫燮貴　覃恩貤贈中憲大夫兵部武庫司郎中加四級祖呈錦徵仕郎晉贈儒林郎父燦布政司理問以子企昆職封奉政大夫又以子企敞職封中憲大夫贊平叟　恩賜鄉飲大賓自號樸叟邑中咸推長者生四子君爲仲幼即倜儻端重不佻弱冠受知於學使者爲諸生旋食餼屢躓棘闈遂於嘉慶三年由

廩貢生援例敎諭六年以軍功議敘加二級紀錄二次援例府同知九年援例　誥授資政大夫候補道加四級復以新例貤贈高曾祖父四世皆資政大夫及封堂叔燮贈兄企晨並資政大夫皆不惜重貲人或有以誚言進者答曰吾非擅有贏餘也一感先人之德蔭一如癸領賑貸借此以報効
國家也敢自侈乎最後踰宅於城之東北坊與攸廬近鑑衡對宇方期晨夕過從而君已不及待矣嗚呼慟哉君生於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申時卒於嘉慶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酉時年

四十有五高祖妣劉曾祖妣宋祖妣高妣宋范梁並贈夫人君梁出也繼妣楊太君後樸毀公一月卒配梁封夫人布政司理問向微公女明經爲山女兄也嫺壼行綜理家政門庭肅然子四清韶清謌清誨清詮韶娶溫氏謌娶羅氏誨娶曹氏詮未聘女三俱適名族將以嘉慶　年　月　日　時塟於常樂村祖塋方君歸殁之前數月歲祲飢民麕集縣署呼號倒斃幾至激變邑侯熊公亟謀之紳士富室鉅商君不待辭畢慨輸千二百金即此一事以視他人之擁財自封坐視其死而

不救者爲何如耶乃不久即逝距壽顏天此亦天道之不可知者矣樸叟公晚年爲諸子析爨君所授屋差遠弗便定省因僦寓堂弟宅與約亭鬼山晤樽酒論文楸枰對奕或撫焦桐或臨古帖或鑒賞君所購名流書畫佳石印章以及鷄彝篆勺兕觥龍賓官哥汝定之甕龍尾端溪之硯復聯詩社凡有所作必乞余改訂而尤嗜書芸籤萬軸坐擁百城其高懷逸韻亦槩可見矣至於君之內行純篤於親於兄弟間更有人所不及知者當樸叟公之寢疾也諸子晝夜侍湯藥兄曰吾獨侍寢既可

使吾父靜攝且免兒弟等過於勞瘁君力爭以爲不可曰兒夙有腿疾年已踰艾而忍兒獨任其勞耶兒毅然曰弟居雖近而僕從無多主人每夜不歸倘有他虞悔之何及必從吾言君始不敢再爭然披星戴月亦卒未敢寧居也迨瓊山公殁兒果病不能執喪一切殮葬事悉稟命於兄兄病亟君甦溺出遂委之二弟曰吾不克推諉二弟勉力爲之可也其孝友克敦如此他若族黨友朋之蒙君惠者尤更僕難數也生平訥言與人相接寒暄外率不甚酬酢吉人辭寡余力以是重君而人反訕笑

之堅呼搯龔亢咎尚口致鏑君子豈以多言爲貴
哉彼諓諓者亦徒形其鄙悖耳葬之前期諸孤奉
約亭進士所爲行狀匍匐請銘余嘆曰令先君飭
躬勵行不驕不吝固一鄉善士也況與余爲莫逆
交而忍以衰老辭陋辭哉爰按狀爲誌而系之以
銘　銘曰人生修短悉稟於天彼壽難夥自古爲
然展如之人乃不乘年七日不汗邇返星躔策名
仕籍未獲騰鶱已矣嬾惰行卜牛眠南山萃葎汾
水潺湲介推之里有道之阡俾爾子孫瓜瓞緜緜
我爲銘詞昺禁蝕湮

廣文東嵒溫君傳

君名暉字凝之號東嵒姓溫氏早歲卽以諸生食餼屢躓棘闈援例訓導銓補無期遂棄去博覽羣籍欲學道自怡而蒙饒心計勇於爲人嗇於爰已凡戚友尋扉繁難皆悉力籌畫始終罔懈至於家庭之間疲精竭慮無弗周備尤不待言矣余每謂人之精神惟寄一途或擔於榮利心羈山林或勤於世務情牽塵俗而君獨兼之最後爲邑侯徐公延請紳士預修義棠領橋工君不避嫌怨不憚劬勞同事皆遜卯如時君已搆疾肝鬲不利而猶弗

肯息肩盡其心力強忍意氣超越有古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槩惜乎其小用也已五十時有示弟與子姪詩曰年經卯命實卯非駒隙光陰似箭飛世味飽諳身漸老功名蹭落志頗違謹遵先訓安耕讀時切鄉評聽誚譏但屬汝曹勤積德蘭芽花酒息塵機可以見其志矣逾年歿歿之前數日尚遠至狐岐山自得稚訣別友人嗚呼可悲也余壯歲時與君父有交故君每諏事余且謬以文行相推重與李君南居友善嘉慶戊辰歲杪過余曰東嵒非庸庸者流非先生傳之則其人將與草亡

朩卒等耳余曰余文安足傳東邑而君欲不朽死友之高誼實可以厲世矣爰不辭衰老荒蕪為之傳其他世系生卒子姓俱見墓誌茲不更贅云

題跋

題山右詩存詩册寄曾心齋郡伯

蘧澤李牧坪孝廉輯山右詩存正集二十卷附集十卷刊成寄余謐以北人之詩艱於流布欲他日操選政者得有所藉手余伏讀一過雖未能媲美山左詩抄然以授徒寒士發此洪願搜羅風雅使山右百數十年間之騷人詞客著作不盡泯滅者其功豈淺鮮哉暇日率題截句廿首又題四首寄牧坪旣表前修且欲策其後之補遺續刻也吾友心齋數歲前以素册索書余詩因書此以寄錦詩

既顏唐書復醜拙他日觀之以博一笑可耳於戲余伏處蓬門君宦遊萬里鴻雁難通正未知郵寄於何日耶言念及此不禁黯然又觸我停雲之感矣

題自書山右詩存詩後

絕句廿首此余題山右詩存詩也率爾題品未為確論癸亥夏偶撿篋衍不忍棄置遂手錄一過裝潢成册時年七十精力衰耗詩與書皆無足取質堂明府素有嗜痂之癖因以贈之且書數語於後以識余愧

跋廣堂明府詩後

公清才興學吏治循良固不藉詩以傳而詩復律細神清詞新韻穆逈超時輩與予論詩有針芥之投蕊介以來薄書叢雜差務盈繁暇即手一編披讀則公之詩之工不問可知矣癸亥初冬饌衡所存詩遺譜示予且使校定予時年已七十養痾閉戶精力衰耗固無能爲役而感公知已遂不自揣率爾加墨雕公虛谷爲懷而狂瞽之誚其何能免因書數語於後以誌予愧

跋廣堂明府詞後

公更治依仁才能游藝工制舉善古文辭詩而詞餘復超然絕俗弔古懷人之作直可與大江東去諸詞抗行彼徒拾史柳之靡聲爭劉之貌者讀此當知予言之不謬也

題杭董浦先生為閻若璩徵君傳後

閻若璩徵君字百詩號潛邱太原縣著姓自五世祖始遷淮安其為學刻苦自厲無書不讀而尤邃於經史考證辨覈務使豪無遺義以故先後輩名流皆推服弱冠遊京師旋以僑籍改歸籍於太原康熙十七年復之京師應詞科不第歸越四年以

崑山徐公聘復至都名卿鉅公咸引重然天性好嚴於時賢著作雖表表藝林者皆不免其訾議至謂李天生杜撰故事汪鈍翁私造典禮於堯峰文鈔指摘不遺餘力則未免過當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而仁和杭董浦以爲鄉加損於閻氏復爲之傳內載

世宗潛邸手書延請至京呼先生而不名日遣觀所著書輙稱善後疾亟請移城外固留不得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移城外十五里如卧牀簀不覺其行也及殁遣官經紀其喪製四詩

覩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何又爲文以祭有讀
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等語此事
人多弗知固倫識之不獨見潛邱之學行而我
朝右文之盛意亦何至於此極耶雖古帝王何以
加諸

尺牘

寄祝午橋司馬

不接芝顏倏經改歲懷仰之誠與日俱積惟企他時懸節重臨汾鄉復叨帡幪則白髮故人歡迎當不在兒童竹馬後也　常　衰憊日甚生計日艱閉門讀書之外毫無善狀可爲左右告者今歲冬抄舉鄉飲大賓明歲犬馬之齒六十有九矣小兒輩及鄉里親黨都門舊交擬爲與錦獻祝　常　雖無德堪此然誼不可卻則亦聽之敢介邑能爲古文辭者甚少即使勉爲之亦不厭鄉望惟公翰苑鴻才并

州循吏且於 常有詩友知己之感倘能於臘尾春初封篆之暇恍惕一篇則叨惠雕潤感戴大德不僕在小兒輩與鄉里故舊交識緘符六十時四六壽序以當事實雖曰過譽尚非虛詞此後十年中惟叨千叟 恩宴得五品 賞賜詩杖如意內帑等物十三種及刊刻詩文全集鄉飲數事而已言之愈勝汗顏外有題山右詩存拙作另刷呈政備此上覆並候台安

寄曾心齋太守

壬戌仲秋纔接手教緣君命謂之殷慇我序集之

人健忘殊可笑也專此布候㴱祺不一

又

無花果本草所謂優曇鉢也本非珍品然頗宜於小兒令郎世兄或亦嗜此茲緣維洛圖所植結實故以少許相餉聊供一笑再書籃一握望政秋風紈扇已將棄捐弟邇來齒痛逾月尚未痊可更兼病足老而彌劇過時陳人過時微物固無足齒苟嫌投之官署殊為不倫耳公雅流達識想無深訝也並候邇綏不一

與某

専敬相招亟荷厚意第老人畏寒艱於步履且飲不能傾三蕉葉食惟强進數七箸而已固無煩費左相之錢飭郇廚之饌也謹辭謝並希諒宥

與蛻園

不晤足下已兩閱月矣弟邇來衰病彌甚更兼濕兩腿腳足疾舉發幾至不能步履七十之年與死爲隣固無可畏微嫌近歲詩古文辭未能料理抄緝耳然亦細事頃聞令二媳部齒珠沉彩雲易散可嘆也不能過晤尚希鑒宥率此佈懷並候不宣

與董爾亭廣文

寒鄉苜蓿况味可想列幽城儉僻之地乎弟我輩之所以異於流俗者惟富不至驕貧不至諂非以此誇人也讀書素位理應如是耳弟年來衰憊日甚閉戶養痾非惟不敢親近當事即鄉里親故此旣銷聲彼亦匿跡縱欲以直諒自居亦不得不稟友數斯疏之戒矣近者如斯遠者可知魚沉雁杳口惠都無以故都門舊好槪未能以寸楮相寄老懶之罪固無可辭然世情翻覆少陵貧交行已慨乎其言之矣又何有於陳人宿物哉祀竈冬間忽接朵雲猥蒙記注古道照人且衆近作感甚愧甚

爰錄數首另紙呈政率具蕪函奉候壁祺不一

與廣堂明府

承屢惠食品隆情殊既有加無已鄙人薄植何修得此倘亦釋門所謂前世有香火因緣耶君遽謝澹臺近懈仲叔未知淵明之報在於何日也潏來頗爲索書乞文者所苦公牘書忙僕翰墨忙雖微有異軌而並可見人生百歲勞勞大都在忙中過耳可嘆也僕既老病公復善病同病相憐尚敦明德至於樽酒論文原須雅興麥秋前後農忙訟簡或其時矣然亦只可作設語觀人事參差豈能預

下哉春寒甚劇善攝爲禱並謝使不一

與張松皖

僕老矣江淹才盡詩既鄙陋書復醜惡足下委書屏幅且索書拙作豈有嗜痂之癖耶春寒甚劇褻病延纏遲之又久始克命筆愧甚罪甚足下或擇五六幅用之可耳其餘祈代爲藏拙勿出視外人也此覆

與某

文章貴真喜誠惡直務使人人爲聖賢實無是理弟之文固非懸之國門不能易一字者敢不虛懷

服善耶然必以吞詞替代避忌拘牽則不獨今人可識即古人亦無不可指識矣私心窃有未安足下遂人不應如是愚意以爲除二三字改易外仍存其舊令人與文俱不失本來面目若別有意見寧可置而不用爲弟藏拙甚況珠輝玉映已有某某二公之文又何必以衰朽貧鄙之作側足於其間哉恃愛直言勿罪是荷覽畢付之丙庫勿視他人也

與賡堂明府

前日承惠讀詩院課藝捧讀之下詞清旨雋法密機

圓純是古文家數刻峭之中復饒疏宕於唐近柳
柳州於宋近王介甫於近代時文高手則可與介
人文輈方軌矣曷勝拜服僕廿年來凡關時髦制
藝每苦不能終幅至多亦不過二三首獨於尊作
讀之惟恐其盡興高神旺老眼增明三日遂能遍
閱此可知文章之能引人入勝有如此者而僕之
心折蓋亦非阿所好已廿三日向夕接借書手札
常處本無此二書又以眼昏不能裁覆罪甚異書
運似借荆州可無庸索矣茲撿得快心編一種雖
小說家然亦稍可借遣病魔如舊聞過祈即擲下

外具不腆數種聊用將意非敢云饋歲也哂存是
荷專此謝敎並候新禧

與蔡呂橋山長

尊作駢體壇徐庾之遺響長律追元白之後塵雖
其間不免微疵而已堪稱巨製矣集毛詩詩亦佳
惟第四首尚覺欠融洽祈高明試再酌之僕年來
齒衰才盡舊學銷亡恍同隔世又安敢溷着佛頭
之糞哉小效芻蕘無能爲役鑒宥是荷

與嚴堂明府

祝融煽虐災及官衙咄咄怪事然數也奈何聞之

令人震駭恨無繼巴興酒之術以滅之亟欲過慰緣縣不會晉値以名刺恭候抱歉殊似數日來布置已定標器物尚無甚差失但收拾煨燼未免費補葺之力耳茲修寸椷聊佈鄙懷願適識達觀毋過爲斷斷也目下春雨可喜菉蘇之釜雖不生魚而飯亦生塵矣築亭時遂名喜雨當無不可一憂一喜或可破涕爲笑否耶

與蔡鶴泉山長

非蒙枉顧蓬蓽兼以太孺人行狀委示恭酌穩老病未獲欵接抱歉殊深復札諭諄切虛懷若谷又

舊與令大兄有文字之雅詎無可辭但僕年來精神衰耗學殖荒蕪行將就木固不獨江淹才盡也亦安能爲役哉謹擇讀拔四於過冗長處删去二百餘字亦閒有補贅狂僭之罪自所不免尙希鑒宥幸甚尊詩稿內有留別二首當是太孺人未遐逝時所作自不妨另錄寄也獨念途長累重資斧維艱雖承各大憲慨助未審能足用否然萬事隨緣前程如漆誰能預料惟祈順時節哀勿過爲家計焦勞以傷過往之氣是所望也僕老值窮鄉縱竭綿薄何濟於事惟有臨風高日呼負負而已

率此奉覆聊佈鄙懷並候詩履不宣

與武春臺明府

昨初進謁不止不以遲遲為罪而且一見如故古誼高懷撝謙特甚 僕亦何修而獲此哉倘昔人所謂前生有香火緣者耶故爾不能遽別叨擾郇廚齒頰皆芬但藜藿之腸未免踏破菜園為可慮耳率此奉謝並候不一 外河東道憲托搜訪如蘭集及拙集謹如命送上祈驗入轉致是荷